

前漢書

卷之九下

涵芬樓  
影印

詩經

卷之二

國風

前漢書卷五十八

漢

蘭

臺

令

史班

固撰

唐正議大夫行祕書少監琅琊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公孫弘卜式兒寬傳第二十八

公孫弘菑川薛人也少時爲獄吏有罪免家貧牧豕海上年四十餘乃學春秋雜說武帝初卽位招賢良文學士

○宋祁曰士字上疑有之字

是時弘年六十

以

賢良徵爲博士

使匈奴還報不合意

師古曰奏事不合天子之意

上怒以爲不能弘乃移病免歸

師古曰移病謂移書言病

也

元光五年復徵賢良文學菑川國復推上弘弘謝曰前已嘗西用不能

罷願更選國人固推弘弘至太常上策詔諸儒制曰蓋聞上古至治畫衣冠異章服而民不犯陰陽和五穀登六畜蕃

師古曰登成也蕃多也音扶元反

甘露降風雨時嘉禾興朱

山生

師古曰少古草字

山不童澤不涸

師古曰涸水竭也音胡各反

麟鳳在郊

黿龜龍游於沼

師古曰

無水曰藪沼池也

河洛出圖書父不喪子兄不哭弟北發渠搜南撫交趾

師古曰言威德

之盛北則徵發于渠搜南則綏

撫於交趾也渠搜遠夷之國也

舟車所至人迹所及跂行喙息咸得其宜

師古曰

足而行者也喙息謂有口能

息者也跂音岐喙音許

穢反朕甚嘉之今何道而臻乎此

師古曰臻至也

子大夫修先聖

之術明君臣之義講論洽聞有聲乎當世敢問子大夫天人之道何所本始吉凶之效安所期焉

師古曰

安焉也禹湯木旱厥咎何由仁義禮知四者之宜當安設施屬統

垂業物鬼變化

師古曰屬繫也

天命之符廢興何如天文地理人事之紀子大

夫習焉其悉意正議詳具其對著之于篇

師古曰悉盡篇也

朕將親覽焉靡有所隱弘

對曰臣聞上古堯舜之時不貴爵賞而民勸善

不重刑罰而民不犯躬率以正而已

遇民信也

師古曰躬謂身親行之遇謂處待之而已○宋祁曰注文而已字疑當刪

末世貴爵厚賞而民不勸深刑重

罰而姦不止其上不正遇民不信也夫厚賞重刑未足以勸善而禁非必信而已

矣是故因能任官則分職治

師古曰分音扶問反

去無用之言則事情得不作無用之器則

賦斂省不奪民時不妨民力則百姓富

有德者進無德者退則朝廷尊有功者上

無功者下則羣臣遠

李奇曰言有次第也師古曰遠音七旬反其字從是○宋祁曰遠疑作俊姚本注文改是作之

罰當罪則姦邪止賞當賢則臣下勤凡此八者治民之本也

○宋祁云江南本無民字

故民者業之卽不爭

理得則不怨有禮則不暴愛之則親上

師古曰各得其業則無爭心各申其理則無所怨使之由禮則無暴慢子而愛之則

知親上也

此有天下之急者也故法不遠義則民服而不離和不遠禮則民親而不暴

師古曰遠違也音于萬反

故法之所罰義之所去也

師古曰去棄和之音丘舉反

而賞禮之所取也禮義

者民之所服也而賞罰順之則民不犯禁矣

○宋祁曰監本浙本止云不犯矣南本云民之所服也不犯禁矣而賞罰

順之則民從余謂不犯禁矣四字疑當刪止作則民從

故畫衣冠異章服而民不犯者此道素行也臣聞之氣同則從聲比則應

師古曰比和音頻乘反今人主和德於上百姓和合於下與上合德也

故心和則氣和氣和則形和形和則聲和聲和則天地之和應矣故陰陽和風雨

時甘露降五穀登六畜蕃嘉禾興朱草生山不童澤不涸此和之至也故形和則無疾無疾則不夭故父不喪子兄不哭弟德配天地明並日月則麟鳳至龜龍在郊河出圖洛出書遠方之君莫不說義師古曰說讀曰悅奉幣而來朝此和之極也臣聞之仁者愛也義者宜也禮者所履也師古曰視履而行之智者術之原也致利除害兼愛無私謂之仁師古曰致謂引而至也明是非立可否謂之義進退有度尊卑有分謂之禮師古曰分

音扶擅殺生之柄通壅塞之塗師古曰擅專也權輕重之數論得失之道使遠近情僞必見於上謂之術師古曰見顯也凡此四者治之本道之用也皆當設施不可廢也得其要則天下安樂宋祁曰南本云得其要術法設而不用師古曰下不犯不得其術則主要道浙本云得其要術法設而不用法無所加刑也不得不其術則主蔽於上官亂於下此事之情屬統垂業之本也臣聞堯遭鴻水使禹治之未聞禹之有水也若湯之旱則桀之餘烈也桀紂行惡受天之罰禹湯積德以王天下因此觀之天德無私親宋祁曰天德順之和起逆之害生此天文地理人事之紀臣弘愚憲不足以奉大對師古曰大對時對者百餘人太常奏弘第居下策奏天子擢弘對爲第一召見容貌甚麗宋祁曰浙本云召入見拜爲博士待詔金馬門如淳曰武帝時相馬者東門京作銅馬法獻之立馬於魯班門外更名魯班門爲金馬門弘復上疏曰陛下有先聖之位而無先聖之民有先聖之民而無先聖之吏是以勢同而治異先世之吏正故其民篤師古曰篤厚也今世之吏邪故其民薄政弊而不行令倦而不聽夫使邪吏行弊政用倦令治薄民

民不可得而化此治之所以異也臣聞周公旦治天下暮年而變三年而化五年

而定唯陛下之所志

師古曰言志所在也

書奏天子以冊書答曰

○宋祁曰答字下疑有焉字

問弘稱周

公之治弘之材能自視孰與周公賢

師古曰猶如也

弘對曰愚臣淺薄安敢比材於周

公雖然愚心曉然見治道之可以然也夫虎豹馬牛禽獸之不可制者也及其教

馴服習之

師古曰馴順也

音巡

至可牽持駕服唯人之從

師古曰從

人意臣聞採曲木者不累日

師古

日採謂矯而正之也累積也採音人九反○宋祁曰累當作累字上當有累古累字四字銷金石者不累月夫人之於利

害好惡豈比禽獸木石之類哉

師古曰好音呼到反惡音一故反

暮年而變臣弘尚竊遲之上異

其言時方通西南夷巴蜀苦之詔使弘視焉還奏事盛毀西南夷無所用上不聽

每朝會議開陳其端使人主自擇不肯面折庭爭於是上察其行慎厚辯論有餘

習文法吏事緣飾以儒術

師古曰緣飾者譬之於衣加純緣者

上說之

師古曰說讀曰悅

一歲中至左內史

弘奏事有所不可不肯庭辯

師古曰不於朝廷顯辯論之

常與主爵都尉汲黯

宋祁曰庭當作廷後庭詰並同

請間

師古曰求

隙之暇先發之弘推其後上常說

讀曰悅

所言皆聽以此日益親貴

嘗與公卿約議

師古曰約要也

至上前皆背其約以順上指汲黯庭詰弘曰齊人多詐而

無情始爲與臣等建此議今皆背之不忠上問弘弘謝曰夫知臣者以臣爲忠不知臣者以臣爲不忠上然弘言左右幸臣每毀弘上益厚遇之弘爲人談笑多聞

師古曰善於談笑而又多聞也談字或作談音恢謂喟也善喟謹也

常稱以爲人主病不廣大人臣病不儉節養後

母孝謹後母卒服喪三年爲內史數年遷御史大夫時又東置蒼海。○宋祁云北

一作滄

築朔方之郡弘數諫以爲罷弊中國以奉無用之地願罷之於是上迺使朱買臣等難弘置朔方之便發十策弘不得一師古曰言其利害十條弘無以應之弘迺謝曰山東鄙人不知其便若是願罷西南夷蒼海專奉朔方上迺許之汲黯曰弘位在三公奉祿甚

多師古曰奉者扶也用反其下亦同然爲布被此詐也上問弘弘謝曰有之夫九卿與臣善者無過

師古曰言若釣魚也黯然今日庭詰弘誠中弘之病夫以三公爲布被誠飾詐欲以釣名

師古曰釣取也且臣聞管仲相齊有三歸師古曰三歸取三姓女也婦人謂嫁曰歸侈擬於君桓公以霸亦上僭

於君師古曰擬疑也晏嬰相景公食不重肉妾不衣絲齊國亦治亦下比於民師古曰比方也一曰比近也音頻寐反

今臣弘位爲御史大夫爲布被自九卿以下至於小吏無差誠如黯言且無黯陛下安聞此言上以爲有讓愈益賢之元朔中代薛澤爲丞相先是

漢常以列侯爲丞相唯弘無爵上於是下詔曰朕嘉先聖之道開廣門路宣招四方之士蓋古者任賢而序位量能以授官勞大者厥祿厚德盛者獲爵尊故武功

以顯重而文德以行褒其以高成之平津鄉戶六百五十封丞相弘爲平津侯其後以爲故事至丞相封自弘始也時上方興功業婁舉賢良師古曰婁字古屢字弘自見爲

舉首起徒步數年至宰相封侯於是起客館開東閣以延賢人師古曰閣者小門庭門而引賓客以別於掾史官屬也也東向開之避當

師古曰才脫粟而已精饑也脫音他活反故人賓

客仰衣食師古曰故人平生故交也仰音牛向反奉祿皆以給之家無所餘然其性意忌外寬內深

師古曰意忌多所忌害也諸常與弘有隙○宋祁曰南本常作嘗

無近遠雖陽與善後竟報其過殺主父

偃徒董仲舒膠西皆弘力也後淮南衡山謀反治黨與方急弘病甚自以爲無功

而封侯居宰相位宜佐明主填撫國家師古曰填音竹刃反使人由臣子之道

由從也而諸

侯有畔逆之計此大臣奉職不稱也師古曰恐病死無以塞責

師古曰乃上書曰稱副也塞當也

臣聞天下通道五所以行之者三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之交五者天下之通

道也仁知勇三者所以行之也故曰好問近乎知師古曰疑則問

師古曰故成其智力行近乎仁師古曰

曰屈已濟物得故爲勇也知恥近乎勇師古曰不求苟得故爲勇也知此三者知所以自治知所以自治然

後知所以治人師古曰自好問近乎知以下皆禮記中庸之辭未有不能自治而能治人者也陛下躬孝

弟監二王建周道兼文武招徠四方之士任賢序位量能授官將以厲百姓勸賢

材也今臣愚鴟無汗馬之勞師古曰言未嘗從軍旅陛下過意擢臣弘卒伍之中師古曰過猶誤也

封爲列侯致位三公臣弘行能不足以稱師古曰不副其任也加有負薪之疾恐先徇馬填

溝壑終無以報德塞責願歸侯乞骸骨避賢者路上報曰古者賞有功褒有德守

成上文遭禍右武師古曰右亦上也未有易此者也師古曰易改也朕夙夜庶幾獲承至

尊懼不能寧惟所與共爲治者君宜知之師古曰惟思也知謂知治道也蓋君子善善及後世若

茲行常在朕躬師古曰朕常思此不息於心也君不幸罹霜露之疾何恙不已師古曰罹遭也恙憂也已止也言何

憂於疾不止也禮記曰疾止復初也

乃上書歸侯乞骸骨是章朕之不德也

師古曰章明也

今事少間

師古曰間

言有空隙也閭讀曰閭

君其存精神止念慮輔助醫藥以自持因賜告牛酒雜帛居數月有瘳

視事凡爲丞相御史六歲年八十終丞相位其後李蔡嚴青翟趙周石慶公孫賀劉屈气繼踵爲丞相師古曰繼踵言相踵也屈音丘勿反又鉅勿反氈音力之反自蔡至慶丞相府客館丘虛而已

屈氈繼踵爲丞相師古曰言不能進賢故不繕脩其室屋也虛讀曰墟至賀屈氈時壞以爲馬廄車庫奴婢室矣唯慶以惇謹復

終相位厚也音敦師古曰惇其餘盡伏誅二亞子度嗣侯爲山陽太守十餘歲詔徵鉅野令史成詣公車度留不遣坐論爲城旦元始中脩功臣後下詔曰漢興以來股肱在位身行儉約輕財重義未有若公孫弘者也位在宰相封侯而爲布被脫粟之飯奉祿以給故人賓客無有所餘可謂減於制度而率下篤俗者也應劭曰禮貴有常尊衣與服有品師古曰篤厚也

殊科師古曰詭違也詭服謂與心志相違也一日違衆之服也夫表德章義所內厚富而外爲詭服以釣虛譽者殊科志相違也一日違衆之服也

夫表德章義所以率世厲俗聖王之制也其賜弘後子孫之次見爲適者師古曰見音胡電反適讀曰嫡爵關內侯

食邑三百戶

卜式河南人也以田畜爲事有少弟弟壯式脫身出

師古曰脫身謂引身出也脫音徒活反

獨取畜羊

百餘田宅財物盡與弟式入山牧十餘年羊致千餘頭買田宅而弟盡破其產式輒

復分與弟者數矣

師古曰數音所角反

時漢方事匈奴式上書願輸家財半助邊上使使問式

欲爲官乎式曰自小牧羊不習仕宦不願也使者曰家豈有寃欲言事平式曰臣生

與人亡所爭邑人貧者貸之師古曰貸音土戴反不善者教之所居人皆從式式何故見寃使  
者曰苟子何欲師古曰言子苟如此輸財必有所欲式曰天子誅匈奴愚以爲賢者宜死節有財者宜  
輸之如此而匈奴可滅也使者以聞上以語丞相弘弘曰此非人情不軌之臣師古曰軌亦法也不可以爲化而亂法願陛下勿許上不報數歲乃罷式歸復田牧歲餘會渾  
邪等降縣官費衆倉府空師古曰倉粟所積也府錢所聚也貧民大徙皆卬給縣官師古曰卬音牛向反無以  
盡贍式復持錢二十萬與河南太守以給徙民河南上富人助貧民者上識式姓名  
曰是固前欲輸其家半財助邊乃賜式外繇四百人蘇林曰外繇謂戍邊也一人出萬錢也一說在繇役之外得復除四百人也師古曰一說是也式又盡復與官是時富豪皆爭匿財師古曰匿藏也唯式尤欲助費上於是以外式終長者乃召拜式爲中郎賜爵左庶長師古曰第十一爵田十頃布告天下尊顯以風百姓師古曰風讀曰諷初式不願爲郎上曰吾有羊在上林中欲令子牧之式既爲郎布衣草蹠而牧羊師古曰蹠卽今草屨也南方謂之蹠字本作屨並音居略反○宋祁曰注文今草屨也景本作今之鞋也歲餘羊肥息師古曰息生也言羊既肥而又生多也上過其羊所善之式曰非獨羊也治民亦猶是矣以時起居惡者輒去師古曰去除也音即巨反母令敗羣臣奇其言欲試使治民拜式侯氏令侯氏便之還成臯令將漕最師古曰爲縣令而又使領漕其課最上上以式朴忠師古曰朴質也拜爲齊王太傅轉爲相會呂嘉反式上書曰臣聞主媿臣死羣臣宜盡死節其駕下者宜出財以佐軍如是則強國不犯之道也師古曰國家威強而不見侵犯臣願與子男自謂其子也及臨

苗習弩博昌習船者請行死之以盡臣節

師古曰從軍而致死

上賢之下詔曰朕聞報德以

德報怨以直

師古曰論語稱孔子曰以直報怨以德報德故訓引之○宋祁曰注文南本作孔子之言曰

今天下不幸有事郡

縣諸侯未有奮繇直道者也

孟康曰未有奮迅樂出身勞於徭役者也

臣瓊曰言也絲讀與由同由從也直道謂報怨以直征未有奮厲于正直之道師古曰二說皆非也奮儻激

南越也言無欲奮厲而從於報怨之道也

利晉灼曰雅正也師古曰言不惑於利○

齊相雅行躬耕

臣瓊曰雅素也言卜

言其行雅正又躬耕也

隨牧畜蕃輒分昆弟更造

師古曰言其畜牧滋多則與昆弟而更自營爲也番音扶

元不爲利惑

師古曰言不惑於利○

日者北邊有興

師古曰日者往日也興謂發軍

反朱祁日或一作或注同

年西河歲惡率齊人入粟

師古曰歲惡猶凶歲也禮記曰歲凶年穀不登

今又首奮

師古曰奮厲願從軍也

雖未戰可謂義形於內矣

形見也其賜式爵闕內侯黃金四十斤田十頃布告天下使

明知之元鼎中徵式代石慶爲御史大夫式既在位言郡國不便鹽鐵而船有筭

可罷上由是不說

師古曰說讀曰悅

明年當封禪式又不習文章貶秩爲太子太傅以

兒寬代之式以壽終

兒寬千乘人也

師古曰千乘郡千乘縣也兒音五奚反

治尚書事歐陽生以郡國選詣博士受業孔

安國貧無資用嘗爲弟子都養

師古曰都凡衆也養主給烹炊者也貧無資用故供諸弟子烹炊也養弋向反

時行賃作

帶經而鉏休息輒讀誦其精如此以射策爲掌故功次補廷尉文學卒史

秩六百石舊郡亦有也臣瓊曰漢注卒史秩百石師古曰瓊說是也

善屬文

史秩百石師古曰音之欲反然懦於武

師古曰儒柔也音乃與反又音儒

口弗能發明也時張湯爲廷尉廷尉府

盡用文史法律之吏

師古曰史謂善史書者

而寬以儒生在其間見謂不習事不署曹

張晏曰不

署爲列曹也師古曰署表也置也

除爲從史

師古曰從史者但只

之北地視畜數

凡言署官表其秩位置立爲之也除爲從史師古曰從史者但只

隨官僚不主文書

數年在北地者若今諸司公解牛羊還至府上畜簿

師古曰簿謂文計也

會廷尉時有疑奏已

再見郤矣

師古曰郤退也掾史莫知所爲寬爲言其意掾史因使寬爲奏奏成讀之皆服

○宋祁曰越本無一奏字

以白廷尉湯湯大驚召寬與語乃奇其材以爲掾上寬所作奏卽時

得可異日湯見上問曰前奏非俗吏所及誰爲之者湯言兒寬上曰吾固聞之久

矣湯由是鄉學

師古曰鄉讀曰齋

以寬爲奏讞掾以古法義決疑獄甚重之及湯爲御史

大夫以寬爲掾舉侍御史見上語經學上說之

師古曰說讀曰悅從問尚書一篇擢爲中

大夫遷左內史寬旣治民勸農業緩刑罰理獄訟卑體下士務在於得人心

師古曰下

音胡嫁反擇用仁厚士推情與下不求名聲吏民大信愛之寬表奏開六輔渠

韋昭曰六輔爲

京兆馮翊扶風河東河南河內也劉德曰於六輔界中爲渠也師古曰二說皆非

也溝洫志云兒寬爲左內史奏請穿六輔渠以益溉鄭國旁高邱之田此則於鄭

國渠上流南岸更開六道小渠以輔助溉灌耳今雍州雲陽三原兩縣界此渠尚存鄉人名曰六渠亦號輔渠故河渠書云關內則輔渠靈軼是也焉說三河之地

哉定水令以廣溉田

師古曰爲用水之次具立法令皆得其所也○宋祁曰注令皆下當添使字

收租稅時裁閼狹與

民相假貸

師古曰謂有貧弱及農要之時不卽徵收也貸音土代反

以故租多不入後有軍發左內史以負租

課殿當免民聞當免皆恐失之大家牛車小家擔負輸租繼屬不絕

師古曰縱索接連不絕於道若繩索之相屬也言輸者接猶今言續索矣屬音之欲反

課更以最上由此愈奇寬及議欲放古巡狩封禪之

事也。音甫往反。諸儒對者五十餘人，未能有所定。先是司馬相如病死，有遺書頌

功德言符瑞足以封泰山。上奇其書，以問寬。寬對曰：陛下躬發聖德，統楫羣元。

張晏

日統祭楫聚也。如淳曰：曆數之元也。臣瓊曰：統猶總覽也。楫當作輯。師古曰：楫指與集三字並同。虞書曰：楫五瑞是也。其字從木。瓊曰：當爲輯不通。宗祀天

地薦禮百神精神所鄉徵兆必報。師古曰：鄉讀也。天地並應符瑞昭明其封泰山禪

梁父昭姓考瑞帝王之盛節也。然享薦之義不著于經。

師古曰：封禪之享薦也。以非常禮故經無其文。著音

竹筍以爲封禪告成合祿於天地神祇。

李奇曰：祿開散合閉也。開閉於天地也。○宋祁曰：散字下當添也。

字祇戒精

專以接神明總百官之職，各稱事宜而爲之節文。

師古曰：唯稱副也。聖主所由制定其當

猶中也。師古曰：當非羣臣之所能列。今將舉大事，優游數年不決也。

使羣臣得人自盡

終莫能成。師古曰：所言不同各有執見也。唯天子建中和之極，兼總條貫。

師古曰：極正也。周禮曰：以爲人極也。

金聲

而玉振之。師古曰：言振揚德音如金玉之聲也。

以順成天慶，垂萬世之基上。然之乃自制儀采儒術

以文焉。旣成將用，事拜寬爲御史大夫。從東封泰山還，登明堂，寬上壽曰：臣聞三

代改制屬象相因。李奇曰：政教之法象相因屬連也。音之欲反。

間者聖統廢絕。

師古曰：聖統之遺業謂禮文也。

陛下發憤合指天地，祖立明堂，辟雍。

師古曰：祖始也。宗祀泰山。

師古曰：宗尊也。

六律五聲。

師古曰：六律謂六方色

黃鍾太蔟始洗蕤賓夷則無射也。五聲宮商角徵羽也。

幽贊聖意。

師古曰：幽深也。贊明也。

神樂四合各有方象。

如淳曰：四方色

聲樂各有等以承嘉祀爲萬世則。

師古曰：則法也。天下幸甚。將建大元本瑞，登告岱宗，發

社闔門以候景至癸亥宗祀日宣重光上元甲子肅邕永享。

李奇曰：太平之世日抱重光謂日有重日。

也蘇林曰將甫始之辭也大元太初歷也本瑞謂白麟賁鼎之屬也以候景至冬至之景也上元甲子太初元年甲子朔旦冬至也師古曰宗尊也肅敬也雍和也既敬且和則長爲天所享也閭讀與開同天顯示景象白日昭明也粲然明貌見象日昭報降符應師古也降下符應以報德化臣寬奉觴再拜上千萬歲壽制曰敬舉君之觴後太史令

司馬遷等言歷紀壞廢漢興未改正朔宜可正上乃詔寬與遷等共定漢太初歷語在律歷志初梁相褚大通五經爲博士時寬爲弟子及御史大夫缺徵褚大夫自以爲御史大夫。宋祁曰褚大下夫字當作大至洛陽聞兒寬爲之褚大笑及至與寬議封禪

於上前大不能及退而服曰上誠知人寬爲御史大夫以稱意任職故久無有所

匡諫於上官屬易之師古曰易輕也音弋政反居位九歲以官卒

贊曰公孫弘卜式兒寬皆以鴻漸之翼困於燕爵李奇曰漸進也鴻一舉而進千里者羽翼之材也弘等皆以大

材初爲俗所薄若燕爵不知鴻志也師古曰易漸卦上九爻辭曰鴻漸于陸其羽可以爲義鴻大鳥漸進也高平日陸言鴻進於陸以其羽翼爲威儀也喻弘等皆有鴻之羽儀未進之時燕爵所輕也遠迹羊豕之間師古曰遠竄其迹也非遇其時焉能致此位乎師古曰焉於何也

是時漢興六十餘載海內艾安師古曰艾讀曰乂府庫充實而四夷未賓制度多闕上方

欲用文武求之如弗及師古曰始以蒲輪迎枚生見主父而歎息皆安在何相見

之羣士慕嚮異人並出卜式拔於芻牧弘羊擢於賈豎衛青奮於奴僕日磾出於

降虜斯亦曩時版築飯牛之朋已師古曰版築傳說也飯牛甯戚漢之得人於茲

爲盛儒雅則公孫弘董仲舒兒寬篤行則石建石慶質直則汲黯卜式推賢則韓

安國鄭當時定令則趙禹張湯○宋祁曰南本令作律文章則司馬遷相如滑稽則東方朔

**枚臯** 師古曰滑稽轉利之稱也滑亂也稽疑也言其變亂無留疑也 應對則嚴助朱也一說稽考也言可滑亂不可考校也滑音骨稽音工奚反

買臣歷數則唐都洛下閻協律則李延年運籌則桑弘羊奉使則張騫蘇武將率

則衛青霍去病受遺則霍光金日磾其餘不可勝紀師古曰紀記也是以興造功業制度

遺文後世莫及孝宣本統纂修洪業亦講論六蓺招選茂異而蕭望之梁丘賀夏侯勝

侯勝韋玄成嚴彭祖尹更始以儒術進劉向王褒以文章顯將相則張安世趙充

讀曰邵 軒延  
西子當貴莫及王張故之屬皆有功迹見其人世矣其名臣亦其次也

壽尹翁歸赴廣漢廳廷年彌皓之屬皆有巧遇見過於世參其名目列其行也古

武帝時



前漢書卷五十八考證

公孫弘傳公孫弘○臣名南按史記云字季漢書于名字里居往往視史記加詳此文獨脫何也

菑川薛人也○顧炎武曰漢魯國有薛縣史記列傳齊菑川薛縣人也言齊又言菑川而薛並不屬二國殊不可曉正義曰表云菑川國文帝分齊置都尉括地志云故劇城在青州壽光縣南三十一里故薛城在徐州滕縣界按薛與劇隔兗州及泰山儒林傳言薛人公孫弘是弘審爲薛人上言齊菑川者誤耳臣名南按顧說甚確但以本傳核之云牧豕海上惟菑川北近海若魯國之薛縣則東去海絕遠矣又云菑川國復推上弘史漢二文並合然則弘爲薛人尚可疑而其爲菑川人似無可疑也但薛縣屬魯不屬菑川則志可據耳

談笑多聞○史記作恢奇多聞

其以高成之平津鄉○臣名南按志高成縣屬勃海郡宋白曰滄州鹽山縣古高成縣也有平津鄉又戶六百五十表作三百七十三戶表傳互異數年至宰相封侯○通鑑考異曰史記將相名臣表漢書百官公卿表弘爲相皆在元朔五年建元以來侯者表恩澤侯表皆云元朔三年封侯按三年弘始爲御史大夫蓋誤書五爲三因置于三年耳